

侵华日军暴行录



侵华日军暴行录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

马庆平 万高潮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COPYRIGHT, 1938, BY H. J. TIMPERLEY
PUBLISHED BY MODERN AGE BOOKS, INC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根据美国现代丛书出版公司 1938 年版译出

侵华日军暴行录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

马庆平 万高潮 等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42,000 字

1986 年 3 月第一版 1986 年 3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700 册

统一书号: 11203·060 定价: 1.3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哈罗德·约翰·廷珀利(Harold John Timperley),澳大利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来华,先后任路透社、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驻北京记者。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委托他前往英、美等国作宣传工作,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侵华日军暴行录》(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就是他于次年(1938年)出版的著作。作者在本书中收集了大量的私人信件、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真实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华南和华东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其中关于南京惨案的材料,读来尤其令人发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此,我们将本书译出,并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本书译者为马庆平、万高潮、王健康、陈新夏、阎宇平、彭玉生、魏明康。

1985年3月21日于燕园

前 言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也许应该归因于这样一种情况：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对中国平民犯下了种种血腥的暴行。然而，对这一切予以披露的电报稿，均被日本当局驻上海外文电报局的书信检查官扣压下来了。在这些被扣压和销毁的电报稿中，有几份便是我试图发往《曼彻斯特卫报》的。

我完全可以证明，我的电文所报道的情况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当局仍然宣称这些电文“夸大其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开始为自己搜集证明文件。我轻而易举地从各种可靠的渠道中，发现了大量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真凭实据。这些材料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致于触发了我的这一动机——将这些真凭实据公诸于世。

我之所以作出以上解释，是为了表明：虽然几位朋友为我搜集并整理了不少材料从而给我以极其宝贵的帮助，但是写

作本书的动机完全发至于我自己。对于本书的出版，我本人承担全部的责任。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函，是通过上海的某些慈善组织中的熟人获得的。为了尽可能有效地与南京方面合作，这些组织需要对形势有所了解。于是，它们便收到了上述文件的副本。只是在我的恳切要求之下，这些文件的保管者才同意我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材料。

当然，本书的目的并非挑起对于日本人民的仇恨。实际上，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对他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出于策略的考虑，我愿意谈谈这些人，但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在上海，他们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还有一位具有半官方身份的才智与情趣均十分出众的人士。他们给我以这种特权，即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与我合作。对于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给予我的充满同情心的支持与友谊，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对一位日本军官表示特别的谢意，因为1937年9月初，松江附近一列难民火车中的中国平民惨遭轰炸以后，这位军官曾私下向我表示自己对于这场不幸的屠杀的遗憾之情。这样的日本朋友肯定还有许多，他们无疑应该获得赞扬与尊敬，因为他们的真实思想与情感一旦被他们的同胞所获悉，就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并蒙受耻辱。

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公正地向全世界公布1937年至1938年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施加暴行的种种事实，以便消除疯狂的军阀所力图加之于战争之上的虚幻的魅力，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可怕又可厌的真实面目。

由于战争双方所使用的各种宣传手段的暴露无遗，许多人对“暴行录”之类的故事持怀疑态度，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本书所收集的各种记录、报告和文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均是由绝对可靠的持中立态度的旁观者所提供的。本书所收录的私人信件，除了涉及纯粹私人事务及亲友关系的内容以外，绝大部分都按照原文。出于行文便利及安全方面的考虑，书中各种文件和信件的作者的身份，绝大多数都被删去了。“附录四”中的官方文件，则是全文。至于书中各种信件和文件的原文或副本，均经本人亲自审阅并已妥善地保存。而照片、电影片及其它证明材料，也都已记录在案，可供复查。

在我为写作本书作准备的过程中，曾有许多人向我提出各种建议并给我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谨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以本书献给艰苦卓绝的争取集体安全、制止战争恐怖的事业。

H·J·廷珀利

1938年3月23日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南京——活地狱.....	(1)
第二章 抢劫、屠杀与奸淫	(23)
第三章 允诺与暴行	(39)
第四章 恶梦在继续	(47)
第五章 华北的恐怖	(58)
第六章 黑暗的城市	(69)
第七章 来自空中的死神	(100)
第八章 有组织的破坏	(122)
结论	(138)
附录一 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披露的日军暴行 事例	(144)
附录二 第五章所披露的日军暴行事例	(159)
附录三 1938年1月14日至2月9日日军暴	

	行的报告	(164)
附录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军当局等的 往来信函	(171)
附录五	日军在南京的“杀人比赛”	(225)

第一章

南京——活地狱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8月至12月，约有一千八百万老百姓被迫从上海、苏州、无锡及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离家乡。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的许多外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设立了难民营，为他们提供食宿之所。最高峰时，上海难民营中的中国难民人数曾达到四十五万之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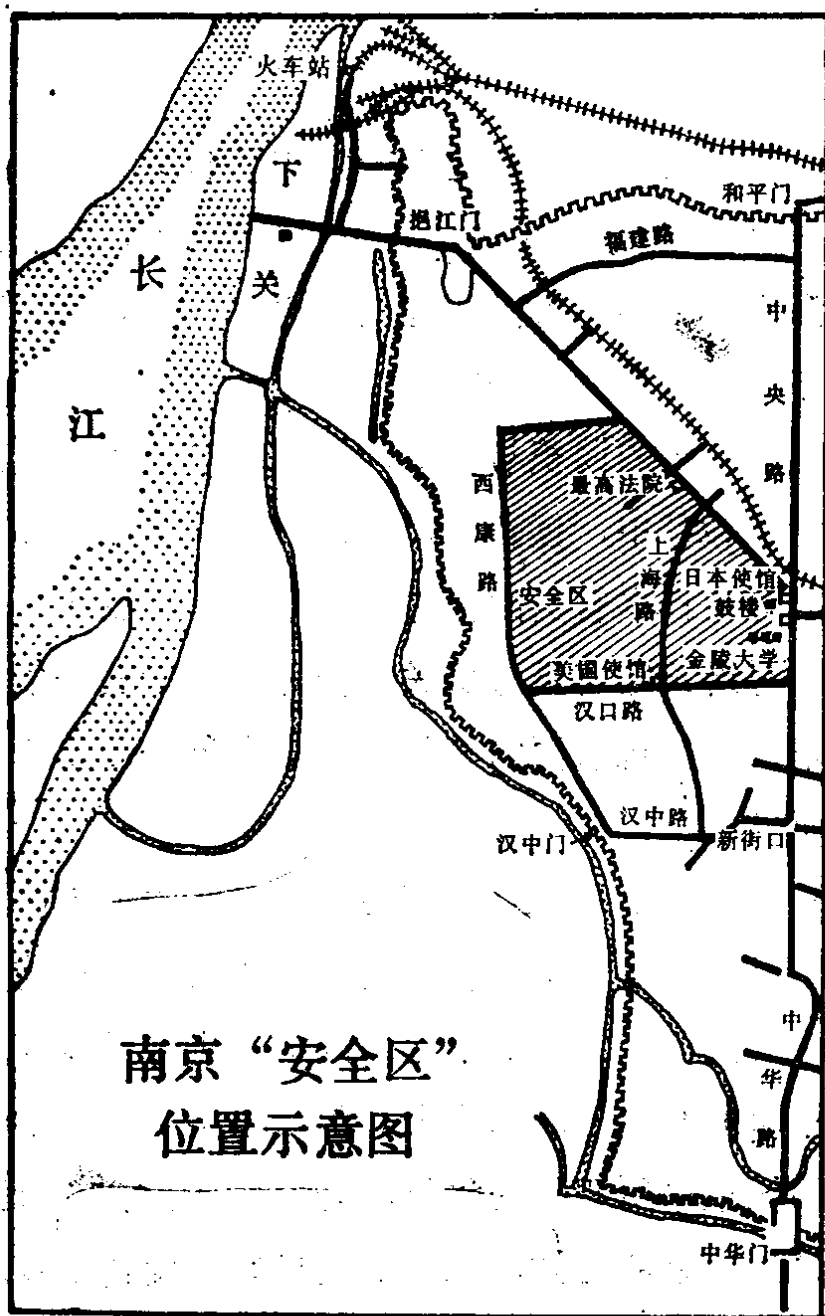
仅在华中战区，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就有三十万人，同时还有三十万左右的平民百姓惨遭蹂躏，广大地区人烟绝迹、一片荒凉。而日本军队则长驱直入，以搜括财富并消灭处于溃败之中的中国军队。然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军队撤离了战场并于随后的几个月中重新组织起来了。至于中国的财富，主要是其具有吃苦耐劳之特性的人民。而日军的每一次推进，都将中国百姓进一步驱入了中国的腹地。就是工矿企业，也都在狂轰滥炸之下成为一片废墟，荡然无存了。

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之中一些人把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进入由外国人士所设立和管理的安全区。在上海市南，亚奎罗·德·贝萨日神父(Father Jacguinot de Besange)就成功地于十一月为战乱地区的二十五万难民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

1937年11月，南京一小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曾经会面，讨论了在南京设立同上海一样的安全区的可能性，还讨论了避免空袭的问题。尽管讨论未能作出卓有成效的结论，但随着日本军队的日益进逼，随着安全区的设立问题日益紧迫，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终于成立了。人们都希望此举能得到中日双方的认可。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就从这个专门委员会中产生出来了，其主席为德国商人约翰·H·D·诺波(John H. D. Rabe)先生。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姓名，均列于本书第175页的名单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的，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其成员的姓名也都列在本书第176页的名单中。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颂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



南京“安全区”
位置示意图

南京安全区位置略图(据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复制)

南京安全区南北长三公里、东西宽两公里、总面积三点八六平方公里,除西南角以外,周围均以马路为界,境内包括日本、美国、意大利大

使馆、荷兰公使馆、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及其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外国教会机构等等。

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本书的读者所崇敬。

南京安全区的面积与位置均标明于本书第3页的地图之上。在“附录四”中，读者可以读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各种问题写给日本官员的信件的副本，还可以读到一小批经过选择的写给其它官员与机关的信件。对于这些信件，日本方面从来没有作过书面的答复，只是不负责任地在口头上表示知晓而已。

1937年12月13日，确切地说，上海的中方防线被摧毁之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跨进了离上海约两百英里的中国首都——南京的大门。这一了不起的战绩，也许可以作为当代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载入史册。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在其所征服的城市中所犯下的暴行，却使自己的光荣扫地以尽。日本军队进逼南京的时候，他们的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当全力保护良民，使之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在要求唐生智将军献城的劝降书中，攻城部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也曾宣称：“虽然日本军队对抵抗分子严酷无情，但对于平民百姓及不与日本为敌的中国军队是仁慈宽容的。”日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以上允诺，下面的文件将予以披露。这是一

位倍受尊敬的南京外侨，于12月15日写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的一封信。信中简明而公正地描述了日军进入南京以后随即发生的种种事情：

“在南京，日本军队已经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荣誉，抛弃了获得中国居民和外侨尊敬的极好机会。中国当局极不体面的瓦解和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溃败，曾使许多人准备服从日本人所大吹大擂的秩序与组织。日本军队刚刚进入南京的时候，许多当地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以为随之而来的将马上是战乱的结束和轰炸的停止。至少，这些老百姓摆脱了毫无秩序的中国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恐怖，中国军队毕竟已经撤离且尚未给南京之大部造成严重损害。

“但是在两天之内，整个局面就被接连不断的屠杀人民、不时发生的肆意抢劫、毫无控制的侵犯私宅、横行无忌的强奸妇女所断送了。从南京经过的外国人报告说，南京各条街道都躺着市民的尸体。在市中心，差不多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这些死去了的市民的绝大部分，都是13日下午及晚上日军入城时被枪毙或刺杀的。任何一个因恐慌或冲动而奔跑的人，任何一个于天黑以后在大街小巷为巡逻兵所逮捕的人，都很可能被当场杀害。这种暴行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却在安全区及其它地方频频发生。许多外国人及有地位的中国人目睹了种种惨状——有些尸体上的刺刀伤痕简直是残酷的野蛮人所为。

“成班成班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作为战俘捉了起来。他们都已经放下了武器，有些还脱下了军装，但仍然被绑在一起枪

毙了。事实上很明显，除了这些遭难的士兵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在日本军队那里见过战俘的踪影。活下来的仅仅是搬运战利品与军需品的人。从难民区的一座建筑物里，日本士兵迫使当地警察挑选了四百个男人。他们每五十个人被绑成一串，由两排步枪手和机枪手押走了。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些人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主要街道，中国士兵只是小规模地抢劫过粮店以及未设防的商店橱窗。然而日本士兵却在其军官的许可之下，有计划地对一家连一家的店铺门面进行捣毁。日本士兵抢来的东西太多了，需要挑夫的帮助才能勉强拿得动。粮食当然是第一需要，但其它一切有用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全城成千上万所私人住宅，无论是被占据的还是未被占据的、大的还是小的、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统统都被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洗劫一空。特别无耻的是，难民营中许多难民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和物，也在大规模的洗劫中被日本兵抢走了。日军还抢走了金陵大学医院职员私人的钱和手表，抢走了护士的东西。（护士的宿舍，是美国人的财产。）象许多遭劫的外国建筑物一样，上面还悬挂着美国国旗，张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告示，可仍然逃脱不了被日军洗劫的命运。日本士兵还抢劫了不少汽车和其它财物。动手之前，他们把汽车上的外国国旗都扯去了。

“据报告，发生了许多强奸及侮辱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们尚无时间对此进行调查，但下面这类事件已经足可以表明情况的严重性。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

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

“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

“南京的这种恐怖当然不能显示日本帝国的伟大胜利。日本无疑有其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老百姓。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手段，去补救这些日子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受到的损害。有个别日本士兵和军官象绅士一样克制自己，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帝国。但就其整体来说，日本军人的行为糟糕以极。”

一位几乎在中国渡过了自己一生的外国侨民，在下面这封私人信件中对南京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除了有关私人事务的内容大部分被略去以外，他的信按其在上海的朋友所收到的原件照抄如下：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读来令人反胃的、其罪恶性与恐怖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眼下，一帮匪徒正在随心所欲、毫不怜悯地蹂躏着和平的善良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读到我的这封信，我也认为这一事件有说出来的必要。否则，我将不得安宁。只有极少几个人能够叙述这一事件，幸运的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要说的，只是整个事件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小部分。至于这一切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希望这场灾难尽快结束，但恐怕，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

的那个地方，灾难还会要延续好几个月。我认为，这场恐怖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就从12月10日开始讲吧。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南京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折磨。中国军队败退了，日本军队进来了。12月10日那天，南京还是一个我们为之骄傲的美丽的城市，法律严明、秩序井然。可是今天的南京，却躺在一片荒芜之中。整个城市横遭蹂躏、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烧成了焦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在南京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天，就象人间地狱一样。我本人的生命尚无严重的危险。不过，看见疯狂的日本兵从其强奸妇女的屋子里醉醺醺地走出来，并非一件安全的事情，当一柄刺刀搁在自己的胸膛或者一把手枪指着自己的头部，要你少管闲事时，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难以自持的。日本军队最讨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曾通知各国侨民离此它去，因为他们不愿意旁观者存在。可就是留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那些甚至只剩下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床被子（眼下正值滴水成冰的寒冬）的穷人的微不足道的财产，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就连可怜的黄包车夫的车子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和我们一起呆在安全区的成百上千名早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清白无辜的平民被搜寻出来，或者被当作活靶练习刺杀，或者当着我们的面被枪毙——杀害他们的枪声持续不断、不绝于耳。还有许多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悲泣，恳求我们从蹂躏她们的野兽手中解救她们。不仅如此，我们还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本军队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地扯下、侮辱我们的国旗，并抢劫我们的住